

曾国荃判牍

清代名吏

曾國荃判牘

襟霞閣主編

史小著者

曾公國荃字沅浦湖南湘鄉人。文正公國藩之胞弟也。秉性毅沉蒞事公忠韜略闊深經猷遠大咸豐年間由優貢生從戎在江西湖北安徽等省迭殲巨寇威聲由是卓著江甯兩花台一役苦戰雨年之久卒能攻拔堅城擒渠掃穴粵匪之平厥功最偉後任山西巡撫救災恤民政績尤著旋簡授兩江總督之任整頓地方民懷吏畏光緒十六年薨於位年六十有七予謚忠襄忠襄嘗言遇爭角細故卽爲剖曲直辨是非解紛爭釋仇怨又謂開誠心布公道勤審斷省株連官衙苟有是非之公草艸自著勸懲之效訟者知訟之無益訟必漸稀刁者知刁之受法刁必漸歛細玩其語當知忠襄之不僅以戰功名也。

評新
注編

曾國荃判牘菁華

目次

- 勒死親夫之妙判
- 價賣弟婦之妙判
- 貪財逼嫁之妙判
- 滅倫誘奸之妙判
- 索債斃命之妙判
- 就地正法之妙判
- 活殺妻命之妙判
- 掌責傷命之妙判
- 開棺見屍之妙判
- 剝衣謀命之妙判
- 殺妻誣姦之妙判
- 強搶處女之妙判
- 謗訐寡婦之妙判
- 手刃雙奸之妙判
- 謀財放火之妙判
- 教匪造反之妙判
- 藉災侵賑之妙判
- 挪移漕糧之妙判
- 爭果落井之妙判
- 毆死積竊之妙判

鄉愚販私之妙判

私販食鹽之妙判

擲石殺人之妙駁

尅扣軍餉之妙批

姑息養奸之妙批

欄輿辱詈之妙批

褒揚貞魂之妙批

開革兵丁之妙批

重息放債之妙批

移風易俗之妙批

包抗錢糧之妙批

荒救條陳之妙批

禁種禁吸之妙批

雙瞽鬥毆之妙判

苛派勒捐之妙駁

弄假成真之妙駁

救全生靈之妙批

求禱雨澤之妙批

坐視匪亂之妙批

巾幘完人之妙批

取巧賴債之妙批

匿灾不報之妙批

實心任事之妙批

狐狸跨伏之妙批

因循疲玩之妙批

新編
評注

曾國荃判牘菁華

衡山襟霞閣主編
東亞書局印行

勒死親夫之妙判

翟氏因厭惡本夫管五與廖三益相姸。某夜以束腰線勒死管五。

翟氏一弱小女子耳。乃桃李其姿者。竟蛇蠍其心。手刃其夫。毫無惶恐。諺所謂最毒婦人心者。今始親見其人矣。查翟氏生性淫蕩。因本夫管五體弱多病。未能懷志。漸露厭惡之念。浪蝶狂蜂。遂乘隙而入。先後妍識廖三益王敏之陸林芳。然終因管五礙人。未能稱心。乃於某日某夜。以繩猛勒管五。管五覺而力掉。未致斃命。翊日。又以管五之束腰。纏繞其頭頸。一端繫于牀足。一端執于手中。另以腳蹬肩面。斃之於俄頃。縣審翟氏初供與廖三益共勒。繼供於王陸共勒。歷次審訊。供詞輒異。最後則認定翟氏與廖三益同謀是實。擬各大辟。但本部爵院細加推索此案。如果同謀。則彼此加力以四手勒。一頸斃之有餘。胡爲將繩頭繫于床足。且以腳蹬其肩面爲哉。以意察度。當日情形。斷屬一人下手。於是委員覆加審訊。翟氏。

仍供詞支離。堅不吐實。再四詰究。始吐其情。確係翟氏一人勒斃。廖三益等奸則有之。並未同謀。是實翟氏以一姣好女子。竟忍心害理謀殺親夫。其胆量之大。手腕之辣。心思之毒。誠足以駭人。聽聞非加重刑曷足以整肅風化。翟氏按律應磔。廖三益王敏之陸林等訊未知情。亦未同謀。應從末減。

〔評〕床頭夜叉。其是可怕。

殺妻誣姦之妙判

許酉酉者。一無賴子也。平日狂嫖濫賭。素不軌於正道。自娶妻郭氏後。已稍改前非。旋爲友人所誘。故態復萌。手頭拮据時。輒向郭氏索取。稍不如意。則百般垂楚。傷痕纍纍。鄰里咸爲不平。一日酉酉醉後歸家。索款未遂。大肆咆哮。夜半乘郭氏熟睡之際。用刀傷其咽喉。登時氣絕。事爲妻舅所聞。向官控訴。許酉酉堅不肯承。反謂郭氏因奸識趙。大被伊撞破。羞憤無地。乃自裁。

許酉酉一無賴可也。平日狂嫖濫賭。揮金若土。妻郭氏不善所爲。時加忠告。逢彼之怒。輒肆橫暴。此戚族鄉黨咸所知悉者也。本案許酉酉又因索款未遂。大肆咆

嘆益以醉後狂性頓發突乘郭氏熟眠之際持刀傷其咽喉立時斃命其犯殺妻之罪已可無疑乃猶堅不承招希圖避刑甚至誣稱郭氏素不端方曾與趙大妍識是夜歸家撞破其奸始羞憤自殺須知自刎與被殺迥不相同凡自割咽喉致死者其屍口眼必閉兩手握拳臂曲而縮持刀之手拳握必堅固不放起手重而深收手輕而淺持刀之手必有血痕此爲一定之特徵反之被人截死者其刀路必平創門大而且深左右手皆直不能彎曲口眼俱開兩手微握其間區別本甚分明今驗得郭氏之死兩眼洞開口微合兩臂硬直不能彎曲兩手微握咽喉刀傷橫長二寸二分闊三分半深中二寸六分左右各一寸三分許兩手並毫無血跡此與自殺情形完全有別其爲被人加害自屬顯然况既稱撞破其奸是奸夫趙大必匿居室內胡以不將趙大一併處死或拘住以爲對證乃肯令其逃去留一疑點此又不言而喻爲事後規避計也本案雖屢經許酉酉狡賴但傷痕既有特徵親鄰亦言殺死是實再難任本案延宕不決合當判處許酉酉以殺妻律罪藉維風化并爲死者一伸不白之冤

〔評〕殺妻而反誣其不貞。良心喪盡矣。此判嚴辨自殺與被殺之區別。足令許

酉酉無辭狡賴。

價賣弟婦之妙判

熊維四因弟婦寡居。憑中賣於薛希白。因所許未遂其欲。怒甚。乃借題發揮。與之爲難。

查熊維四有弟維綱。娶不二年而沒。遺妻柳氏。不甘獨宿。維四利其姿首。亦居爲奇貨。適有樊三鯀居。遣媒說合。親迎以去。雙方既有主婚之人。堂哉皇也。與私奔者。有別。更不能謂爲姦誘也。乃維四忽以夫死未久。凶服頓除。借題發揮。一再稟詰。夫再醮之婦。情理兩不能言。往往有夫方蓋棺。而妻又合巹。此未屬纊而彼卽牽紅者。風俗之漓。有心人所爲。長太息者。滔滔皆是。甯能獨責一柳氏乎。然熊維四不昌言於將成之時。而獨稟訐於已成以後。此中原因。據證人云。樊三娶柳之際。原言於原定聘金以外。再加酬金。乃過門以後。而竟負其約。維四乃有此控問之維四。不言默認。一方爽約。一方居奇。俱屬非是。所許之數。着樊三照繳。以踐前

盟。仍各分杖。以懲不義。

〔評〕近世有定寡婦再醮。必須於夫故後十個月。蓋因孕子屬於前後夫關係也。

強搶處女之妙判

宿遷縣民許殿魁子見山。無錢娶親。因見孟浩會有女四寶。頗俊好。起意強搶。適四寶論婚張姓。娶有日矣。見山乃將意欲強搶原因稟知乃父。殿魁允之。又說合親戚王三官朱炳魁等相爲照應。並令叔殿元牽驢同往。見山乘夜趕至孟家。強將四寶拉交王三官扶架上驢。先行逸去。浩會聞聲出而查問。見山拳之仆地。傷頗重。見山既返。卽誘騙成奸。次孟浩會喊稟獲犯。審供不諱。乃分別判刑。

查律載豪強之人。強強奪良家妻女。姦占爲妻妾者。絞監候。被搶之女。給親領回。又例載強奪良家妻女。姦佔爲從之犯。減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如被逼誘隨行。止于幫同橫檯。照未成婚減絞罪五等。又例載父兄子弟共犯姦盜殺傷等案。子

弟起意而父兄同行助勢犯該流罪者加一等。擬以附近充軍。今許見山起意糾同父叔等搶奪姦佔並毆打孟浩會致傷自應依律擬絞監候秋後處決。許殿魁於伊子見山起意強搶孟四寶爲妻並不訓責阻止反同往助勢實屬縱姦助惡應遵新例於該犯應得流罪上加一等擬以附近充軍王三官朱炳魁各依律杖七十徒一年半四寶給親領回此判。

〔評〕未知業已奸占之四寶於意云何。

貪財逼嫁之妙判

戴氏女年十八歲于歸胡昌海之子胡宏培結縭未滿二載。宏培卽因病逝世。戴氏痛哭不已。幾以身殉。幸爲人勸止。然海枯石爛。此心不易。苦節青閨。鄰里哀之。乃翁胡昌海以戴氏年輕恐難終志。乃串合戴女表兄張小石商議遣嫁。張小石因可分潤財體亦竭力代爲設法。適有蔡堂三其人。年逾而立。尙未成婚。正在擇配之時。忽聞小石談及爲戴氏作伐之說。當卽托其撮合。議明財體若干。胡昌海亦已允諾。娶有日矣。然戴氏則尙未知也。昌海等商議此事。誠恐

戴氏事前知悉。或有變端。故相戒祕密迎娶日。由小石哄誘戴氏至其家。表嫂張沈氏百般勸誘。戴氏知爲人算。號泣不已。氏叔宏開。強扶上馬。送至蔡家。孰知戴氏乘人不備。卽用利剪自裁。事聞。乃判云。

胡戴氏十八于歸。二十卽悲歌黃鸝。稍有人心。咸當憫其境遇。乃胡昌海。身爲尊長。不知所以維護之。反會商氏之表兄張小石。利財體之分潤。强嫁寡媳。致使胡戴氏爲環境所迫。殺身明志。此其爲人殊堪痛恨。但翁姑對於子孫之婦。與子孫無異。子孫之婦雖經改嫁。而名分恩義。猶不得與凡人並論。胡昌海遺嫁寡媳。雖自絕於戴氏。而戴氏爲夫殉節。仍爲胡氏之婦。既與伊夫恩義至重。則對於夫之父恩義。有不能遽絕之理。按照律意。固可量減。惟是戴氏之自殺。究因强嫁所致。推原禍始。胡昌海實難逃罪。胡昌海合照。孀婦自願守節。而夫家强嫁之。各按服制照律。加三等治罪。例量加一等。問擬。查夫之父母。强嫁本律杖八十。加三等杖六十。徒一年。量加一等杖七十。徒一年半。胡昌海應杖七十。徒一年半。張小石商同。強嫁應依本律首從論。合照威逼充發例。爲從減一等。應杖一百。徒三年。胡宏

開訊未同謀強嫁。但聽從父命。幫同送親。張沈氏聽夫勸嫁。亦有未合。均照不應重律杖八十。各折責三十杖。蔡堂三訊。非知情謀娶。亦未強逼成婚。予以免議。至戴氏空幃守節。明志捐軀。當另行奏請嘉獎。以昭節烈。

〔評〕乃翁如此昏憒。何以對其地下之子。

謗訐寡婦之妙判

任氏寡婦也。上有老姑。下無兒女。柏舟矢志古井。不波情至可憫焉。然因薄有家私。遭族人某忌。某偶于水中撈一棄孩。強指爲任氏所孕。借此造謗。冀逐之而代以子。任氏忿訴于理。

查此案任氏如果有玷。嫿閨則孩非產於空桑者。胡爲不實。指其父况自受孕以後。經越十月。腹必隆。然某既與同居。豈無耳目。乃作癡聾。不指摘。不貞於懷胎之日。而反謗訐私孕。於去腹以後。箇中陰謀。不鞠可知。心險計毒。其堪髮指。重責以杖。未足蔽辜。

〔評〕侮曠寡婦。應責大杖。

滅倫誘奸之妙判

葉開祺初喪父母。寄居舅氏。迨長。不思鞠育之恩。反與舅媳有染。舅氏怒其不德。而以滅倫誘奸罪控之。

葉開祺者。性比綏。可行同艾。猴自幼喪親。寄居外姓。舅父楊思忠念其孤苦無依。情殊可憫。衣之食之。待若子女。稍長。則又延師教讀。以冀成人。葉開祺宜如何激發天良。克盡報稱之責。乃甘居下流。不圖上進。交結匪類。浪事賭博。楊思忠稍加管束。促其悛改。初猶愧默不答。繼竟出言頂撞。以怨報德。已令人不快矣。葉開祺又復不自知檢。誘奸楊思忠之長媳。穢行既結。醜聲四播。婦既甘作琶瑟之別抱。子自難望琴瑟之相和。鞠育之恩如此。施報思忠。縱茲厚其能忍乎。此滅倫誘姦之稟控。亦屬萬不得已之舉也。現在葉開祺雖支離巧飾。而證言確鑿。要難欺人。應嚴行杖責。稍息舅氏之憤。并令地方官卽行驅逐。遂無使敗倫傷化之徒。復居吾土。

〔評〕妄恩負義。葉開祺其禽獸不如矣。

手刃雙奸之妙判

石季鑫與妻嚴氏。琴瑟初甚敦。後因上班守宿。不常住居家。嚴氏容色娟麗。而性極冶蕩。旋妍識夏明止。雙宿雙處。儼如夫婦。鄰里咸知。僅瞞一石季鑫耳。一日。季鑫早晨返窺。破其事。一時怒從心起。將一雙無恥死。彼利刃以下。

石季鑫更役也。娶妻嚴氏。琴瑟甚敦。旋因上班守宿。未免辜負香衾。嚴氏生性冶蕩。不慣獨眠。適有夏明止者。亦係色中餓鬼。兩情纏綿。已非一日。移雲就雨。時爲長夜之歡。朝去夕來。以圖天長地久。穢行早已四播。被朦僅有本夫。乃某日某夜。鴛枕情深。流連達旦。適值石季鑫公畢歸來。叩門不應。破扉直入。嚴氏蝶夢驚回。鴛幃猛躍。張皇急遽之情形。已足令季鑫生疑。而帳中人影。一時更難逃匿。彼石季鑫者。夫綱雖失。血性猶存。况又身歷其境。自然惡向胆生。猛持床頭竹棍。力向夏明止直擣。明止措手不及。受傷倒地。石季鑫乃又覓得利斧。力砍之。逾時而逝。嚴氏見狀太惡。叩頭求免。石季鑫餘怒未已。并刃之。迨至隣里知忠。遂自行出首。投案請辦。查律載妻妾與人通奸。本夫于姦所親獲。登時殺死者勿論。今夏明止。

與嚴氏之死確在奸所。鄰里口供並無互異。揆之於例。原屬相符。旣據該府訊供屬實。石季鑫准加擬薄杖卽釋。

〔評〕石季鑫確尙不失爲一血性男兒。

索債斃命之妙判

楊燮卿因劉文海欠賴錢債。商同楊文斌毛子良等前往索債。牽其耕牛。並恃強毆斃劉文海。

查例載白晝搶奪人財物者杖一百。徒三年。又例載白晝搶奪殺人者擬斬立決。爲從幫同下手傷人或刃創者擬絞監候。未經幫毆成傷者發極邊足四千里充軍。誠以匪徒白晝刦財憑空傷人。揆情固重于竊。論跡已近于強。一經得財。卽當杖徒。苟又傷人。非擬絞充軍不足以泯強暴之風。安善良之民而使地方秩序常能維持而不亂也。查本案據稱劉文海曾欠楊燮卿錢債二百兩。楊燮卿屢次向討。一再爽約不還。適楊文斌毛子良等因事至楊燮卿家。閒居無事。各述困苦情形。楊燮卿又談及劉文海借債不還等情。楊文斌卽攬言。劉家畜有多牛。可以搶

獲賣銀。共同分用。毛子良亦力贊其說。並謂我等先以討債名義。向伊理論。如伊再事敷衍。即可拉牛而歸。楊變卿受楊毛二人之慫恿。遂亦表示同情。三人瀕行時。又恐劉姓人多。當各攜帶鐵尺防身。逕奔劉文海家。劉文海開門接晤。見來勢甚惡。不敢多言。僅答今日委係無錢。三日後決計籌還。子利亦當照算。楊變卿說。既不還債。惟有暫將耕牛牽回作抵。當卽喝令楊文斌毛子良拉牛三隻。回頭就走。劉文海一時情急。將楊變卿扭住不放。楊變卿恐難脫身。以鐵尺向其胸前一擊。毛子良亦趕上幫毆。劉文海受傷倒地。不省人事。楊變卿等拉回耕牛後。暫時寄存楊家。姑俟賣牛獲銀。再行分用。不料越兩日。劉文海傷重甚。竟致不起。當卽報官驗勘。先後獲犯訊供。不諱等情。本案楊變卿因索欠無償。胆敢糾衆搶牛。並將事主劉文海用鐵尺毆傷致斃。是其兇橫不法已屬無可推飾。楊文斌起意搶奪。毛子良幫助行兇。均未便輕予放縱。按照律法。當分別斬絞。但又查律載。以私債強奪去孳畜者。杖八十。此蓋因強奪起于私債。情非盜賊可比。故罪止擬杖。不與搶奪同科。本案情形斃命。雖由搶盜而索債。要爲主因。與憑空糾搶致斃事主。